#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六十九　經部

毛詩集解卷九

宋　李樗黄櫄　撰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弃爾

中谷有蓷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平聲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本又作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李曰孔子繫易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則常而久者乃夫婦之道也今而室家相棄豈其宜哉然亦因凶年饑饉耳凶年饑饉為夫婦者正當患難相恤豈至弃而不保可以見平王不能厚風俗而夫婦日以衰薄也豈不可閔者乎此中谷有蓷所由作也蓷陸璣等以為益蘭韓詩類以為益母毛氏以為鵻郭璞以為茺蔚夫蓷者宜於水

者也孔氏以為水浸之暵然其乾乎此固謬矣而王氏又云脩久也言久暵矣而又苦濕焉此亦非詩人之本意惟蘇氏程氏得之而蘇説為詳蘇氏曰蓷雖也暵燥也仳別也脩長也草長逺地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能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爾其後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至甚

又有無故而弃者矣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嘯嘯嘯之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者則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此言盡之矣啜者泣時縮氣聲也

論曰莊子曰以人屬者迫窮禍患害則相弃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則相救夫婦雖曰人屬而五典皆本於天序豈可迫窮禍患害則相弃乎為夫婦者必與之同患難亦與之同逸樂氓之詩曰自我徂爾三歲

食貧與之同患難而不與之同逸樂也谷風之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是亦與之同患難而不與之同逸樂也至於此詩則又是不能與之同患難其所以然者豈民之罪哉是上之人不能以風化下所以禮義廢壞豈不可傷哉此序所以閔周也

黄曰王者之治必先使天下有相生相養相親相恤之道顧其父子兄弟夫婦而有不忍相去之意然後

禮義生焉禮義生則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為不善此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蓋人惟平居不忍忘其親故緩急不忍忘其君今平王不能善天下之風俗而反以敗天下之風俗至於夫婦之情日以衰薄一遇凶荒則室家相弃夫人至於弃其室家忘其夫婦則亦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知君哉予於谷風之詩而知衛之所以亡於中谷有蓷之詩而知周之所以亡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五戈反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李曰左傳隱公二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

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此序所謂桓王失信是也桓王既失信諸侯由是背叛即左傳所謂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也王師傷敗者即所謂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惟其如此故君子不以生為樂而作此詩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

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爰爰緩也爾雅曰鳥罟謂之羅羅鳥網也又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則知罿罦是一物也離麗也毛鄭之說則以有兎爰爰為緩以雉離于羅為急喻王政之有緩急有緩者有聽從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此說皆非詩中本意而強為此義也王氏則以謂有兎爰爰以喻背叛之諸侯雉離于羅以喻傷敗之王師

此說皆非詩人之本意而王氏又以羅罦罿皆網類網不信之器也王不信將以罔諸侯而終至於自罔其說迂回曲折求合於序皆所不取惟歐陽氏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者嘆物之生有幸有不幸也謂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則不幸也尚無為毛氏謂尚無成人為也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冀其無征役之事非也尚無為但言我生尚幸世之無事也尚庶幾也造

即爲也庸用也亦是無爲之意而王氏則謂我生之初尚無爲尚無造尚無庸非志於功名者也非志於功名而憂在於天下故謂之君子此蓋曲說也罹憂也言我今則逢此百憂也百憂百凶亦是百罹之意吪動也言我欲長寐而不動也覺晤也言我欲長寐而不晤也聰耳有聞也言我欲長寐而無所聞知也與詩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皆是此意也王

氏則以謂凶甚於憂憂甚於罹皆是強為之說據詩三章皆是一意但換其韻耳

論曰子貢問於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言寧去其兵食而信不可一日無也信苟立矣未有兵食之不足足兵食而無信亦不能一朝居也王室有警則舉烽燧以召諸侯所當為之事也而失信此

幽王所以有犬戎之禍秦變法令募民徙木而示之信此非所當為之事也非所當為之事而有信此商君所以得其志也夫所不當為之事而有信其利已如此況所當為之事而有信其利為何如然而桓王既失信安得諸侯之不背叛哉

黄曰司馬温公言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推而至於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予讀兔爰之詩而見温公之言為

不誣也桓王一失其信而至於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人君之於天下其可一日而忘信乎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非兵食之果可去也與其去於此者不若去於彼茍信不立雖有菽粟安得而食雖有城池將誰與守此君子所以閔周之亡而不樂其生也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李曰王族刺平王之詩也今乃列之於平王之後此可疑也皇甫士安直指以謂桓王之詩此則不可得而見如載馳乃戴公之詩也而列之於文公之後清人乃文公之詩也而列之於莊昭之間此皆因秦焚書之後篇帙散亡傳者失次闕之可也九族鄭氏謂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然高祖非已之所逮事玄孫非

己之所及見如之何而親之當從歐陽之說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弃其九族者言其無親親之道也緜緜葛藟葛藟二草也葛似藟爾雅曰葛似藤皆蔓生故言緜緜者長不絕之貌也水涯曰滸涘亦涯也夷上洒下曰漘葛藟所以比九族也說者不一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說者又以為比則

止取其能庇本根也然詩人之意固是以葛藟比九族然在河之滸意必有所主矣若如左傳之言都不見在河之意鄭氏曰葛藟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絶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或者又謂葛生於山而反近於水人君當親族人而乃親他人其說皆不如王氏曰河滸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則所以自固猶之王者敦叙九族而親之亦所以自固此說爲善終遠兄弟謂他人

父者言王遠弃其兄弟而謂他人為父也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者呼他人為父他人非我眷屬終不顧我也言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也我九族也蘇氏曰弃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豈肯顧王哉其說亦通謂他人母蘇氏曰謂其夫為父其妻則母也亦莫我有者言視之如無也謂他人昆言以他人為兄也亦莫我聞者不與我相聞知也宋昭公事見文七年

論曰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蓋不獨於父母然也於九族亦當然也夫他人非不可愛也亦非不可敬也先愛其親以及他人先敬其兄以及他人然後謂之順若不愛其親不敬其兄則是於所厚者薄而又愛人之親敬人之兄則是於所薄者厚其倒置如此則謂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他人同敬其兄與他人同愛無差等猶為不可況不愛

其親不敬其兄乎今也王於親族既不能愛之敬之則親族豈愛敬於王乎宋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與寺人柳證之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是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已而宋華亥果亡此乃報施之理也今既亦莫我顧則親族亦不顧於王矣亦莫我有則親族亦莫有王矣夫秦皇之強卒以孤立蓋為此也可不戒哉

黄曰周家盛時則大封同姓以厚其恩如宗子維城

之詩內睦九族以篤其敬如戚戚兄弟之詩今周道衰故弃其九族此所謂寡助之至也周安得而不亡乎觀葛藟一詩見平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於所厚者薄矣而尚安能於所薄者厚哉其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若平王可謂先自撥其本矣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李曰此詩大抵言讒人之可畏而以葛蕭艾為之喻其義亦難曉鄭氏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臣以大事使出采艾喻臣以急事使出鄭氏之說歐陽已破之矣毛氏則以謂采葛所以共絺綌采蕭所以共祭祀采艾所以共疾病雖事之無可疑者亦不敢行此說亦未當且從歐氏之說歐氏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皆積微而

成惑故曰積毀消骨叢輕折軸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皆積少而成多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其不見君則懼讒人乘間以入也雖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如三秋兮如三歲兮則其情之益疎甚矣葢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承間而讒之如漢之桑弘羊上官桀葢主與燕王通謀欲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洪恭石顯欲退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即令華龍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

退許史狀候望之出沐日奏之夫以桑弘羊之於霍光洪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皆以候及出沐日然後得肆其間則知忠臣正士一日不在朝廷則譖言易入讒說殄行並作矣夫以一日不見且譖入之若其久出則將如之何是以古之人聖讒說殄行也

黄曰讒謗之言非能遽以入人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蓋入之以漸漬之以漸積毀消骨叢輕折軸曾參之母雖信曾參之非殺人而三人言之則投杼而走

此詩人懼讒而以采葛采蕭采艾為喻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李曰刺周大夫禮義陵遲蓋言禮義廢壞也家語曰三尺之隄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

焉陵遲故也王肅注曰陵遲猶坡陁也則陵遲是廢壞之意惟禮義廢壞則人倫不明人倫不明則男女皆踰禮法而相奔故陳古大夫之聽訟以消淫奔之行刺今不能也檻檻大車聲也哼哼車行貌也大車者王氏與蘇氏皆曰大夫之車也毳衣者毛氏以為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鄭氏則以謂子男入為大夫者王氏則以謂上大夫為卿者也是皆泥於詩序刺周大夫之言也據此言大車檻檻

毳衣如菼乃古聽訟者之車服也作此詩刺周之大
夫而詩之所陳乃是古大夫不可執今之大夫而求
合於詩序也菼爾雅曰菼騅郭璞曰菼草色如騅在
青白之間鄭氏曰其青者如騅王氏則謂菼言其衣
之色也徐安道謂菼初生蒼黒類玄衣曰青曰青白
之間曰玄曰蒼黒則是菼之色說者不一如璊說文
曰䞓色禾之赤苗曰虋璊之玉色如之王氏則謂如
裳之色記内朝曰璊䞓色積之璊色謂之糜糜色在

赤黄之間似禾赬極光瑩掬之光澤烜烜然如赤珠此是一色也曰赤色曰赬色曰纁曰朱黄之間則是璊之色説者不一如此陸農師曰毳衣作會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色不得如菼青璊赤是或一服也則知世代久逺毳衣與其色皆不得而定當存此數説以待知者然學治經當如伯樂之治馬秦穆公使九方皋求馬三月而返報曰得之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則牡而驪穆公不悦召伯樂而

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於内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學者欲辨荻之色或曰青或曰白或曰青白之間或曰玄或曰蒼黒欲辨璊之色或曰纁或曰朱黄之間或曰赤或曰赬皆是不過物色牝牡之間若治經之要當求其大意而通之大車檻檻毳衣如荻者言古之聽訟者乘此車

服此衣斯民見之則曰我豈不思為其無禮畏子聽
訟故不敢爾故曰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者
言聽訟者能止奔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爾雅曰穀生也男子則正位乎外女子則
正位乎內死則同穴而葬此男女之正禮也此言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者言當時之人不為淫奔以禮聘
我我則從之以合於男女之正禮也皦日白日也謂
予不信有如皦日當時之人相誓之辭也左傳范宣

子曰所不請於君焚其書者有如日公子重耳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魯昭公曰己所能見夫人者
有如河或曰白水或曰日或曰河相誓之辭也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非難而使無
訟為難文王之時虞芮爭田欲訟於周及其至文王
之境耕者遜畔行者遜道遜自愧而止若文王可謂
能無訟故不待至於周庭而後決也然則後之聽訟
者皆當如此傳曰皐陶瘖而為大理蓋不待言也古

之聽訟者但聞其車聲見其服飾而淫奔之心息何待於言哉觀大車之詩深得夫子無訟之意學者不可不詳味也

黄曰古之為民上者正心誠意以化其民而使民無犯禮之思故其為大夫者非特能聽訟而亦使之無訟聞大車之聲見毳衣之容而非禮之念不萌於中非畏刑也畏禮義也今禮義陵遲則其隄防已壞矣又何以禁水之奔溢哉故為大夫非惟不能止訟而

且不能聽訟此詩人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音久

李曰莊王桓王之子也莊王不明當時之賢如留氏之族皆放逐之故國人思其賢而欲其復來而作是

詩也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者毛氏以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其意謂子嗟能教民農桑使得有之果如此說未足以見子嗟之賢蘇氏曰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者子嗟也其說雖無害然據詩之本意所謂丘中有麻有麥有李者亦猶詩所謂山有榛隰有苓南山有臺北山有萊皆是譬賢者之本類也歐陽氏謂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此說是

也言丘中尚有麻麥李而子嗟乃不得見用此所以可惜也故上言丘中有麻下言彼留子嗟此所以深歎子嗟之不見用也程氏則以謂麻麥喻賢者以李喻不賢者據三章皆是一意豈有辭同而意異乎彼留子嗟毛氏鄭氏蘇氏皆以為留姓惟歐陽不以為姓而以為淹留之留非為大夫姓留也若以為大夫之姓則莊王之事跡見於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

其後何從而知之此說不然丘中有麻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谷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不必於春秋史記中而求之也彼留子嗟彼留子國毛氏以子嗟為子子國為父使果是父子不應先子而後父大抵只是傒也程氏之說猶不可信程氏曰麻可衣麥可食宜殖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能養於人彼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其義甚至若

使詩人之意果如程氏之說則下文亦不相貫則知此詩當從毛鄭之說將其來施施毛氏以為難進歐陽氏以謂難於自進據此詩但是國人欲其來非謂賢者之難進也孟子曰施施從外來則是欲其施施而來也將其來食毛氏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鄭氏曰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得厚待之其說皆非也歐陽曰思其來而禄之也王氏曰將其來而禄於朝也其說皆是玖者石次玉者貽我佩玖者言庶幾其來

遺我以善也程氏曰佩者外飾玖非眞玉彼留之子所遺我者徒文飾而無實也蓋程氏既以此為不賢之人故其說遂以為徒文飾而無實此說未敢以為必然自古人君用人必合於民心民心之所喜者吾則從而用之民心之所惡者吾則從而黜之故其用人也不以私巳之好惡為進退惟以斯民之好惡為去取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之類天下之人謂之八凱伯奮仲堪之類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惟天下之人

既以為善故舜舉於朝廷之上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惟天下之人既以為惡故舜流放竄殛與天下共棄之至於後世則不然民之所欲佐吾君者皆委棄於草野而不用民之所惡者皆舉而致之高位是以朝廷之上無非讒謟面諛之人而民之所以思賢者也此詩及遵大路白駒

之詩皆是民之思賢者惟恐其不留其既去也惟恐不來民之思賢如此而人君乃不加意何以慰斯民之望乎此詩人所以刺之也

黄曰丘中有麻一詩古今之説者皆失其義夫詩言賢人放逐而國人思之則詩中所謂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皆國人思賢而欲留之之意也諸家乃以留為大夫氏而子嗟為子國之子夫莊王不明而何獨棄留氏父子乎借或有之則春秋當書史記

當載今皆不見於他經而獨見於毛氏此其為說不免於附會歐陽公嘗辨之矣然亦以子嗟子國為當時賢者是亦無所經見也予竊以為嗟者詩人欲留賢者而形於嗟歎國者詩人欲留賢者而使之在國也而彼留之子則其意明矣丘中有麻有麥有李固不可以為賢者種治之功亦不必以為賢者隱居之地是特言國之有爵祿而當留賢者以食之也白駒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此

亦留賢者之意學者試思之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李曰美武公也父子者葢武公之父桓公也武公桓

公皆入為周司徒而皆稱其職位故國人皆以為宜

而美其徳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唐孔氏曰武公既

為鄭國之君又復作周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

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其説非也程氏曰武公父子

相繼為周司徒善終於其職詩人美其為國君而能

好善行善道𦎫章服宫室廩禄之報此説是也葢此

言善善之功亦猶葛覃所謂化天下以婦道葛覃之

詩未嘗有化天下婦道之實事但詩人所言如此此詩亦然或者又謂皆是武公有善善之功武公桓公既為周之卿士武公善於其職故詩人以緇衣美之而莊公乃不免於刺則是莊公云不善其職也緇衣之宜兮緇黑色也緇衣卿士聽朝正服也緇衣之宜兮猶所謂彖服是宜也好毛氏曰好猶宜也蓆毛氏曰大也其說本於爾雅王氏則以蓆為多言予之多也既以蓆為予之多又曰敝予又改作兮則上下文

殊不相貫豈有予之之多而又改作邪程氏則以蓆為安舒之義服稱其徳則安舒其說甚善然而以蓆為安則不知何所考據也館舍也言諸侯皆有館舍也還自朝而還也言子若自朝而還我則授子以粲也粲者餐也言欲飲食之辭也以詩觀之則宜好蓆只是一意言國人之愛武公父子緇衣之敝我將為子改作之蓋欲其久於其職也觀此詩則知好賢之篤也禮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

民作愿刑不施而民咸服人君之好賢誠能如民之
愛武公如此之篤則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自古賢
者常難於久任小人常易於得志葢賢者之心固欲終
身立於其君之朝然常不旋踵而退小人不可一日
立於朝廷之上然每至於深根固蔕而不可破如唐
明皇之於姚崇宋璟輩可謂深知之矣不數十年而
皆罷其用李林甫至十九年而不退則知賢者難於
久任而小人得志之易也如此可勝歎哉

黃曰鄭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始封於鄭幽王八年為周大司徒犬戎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父子相繼為周司徒國人愛武公而思桓公故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予以為善善者以見桓公武公積善之久也惟武公積善之不已故國人愛之亦不已孔子曰吾讀緇衣見好賢之至嗚呼非武公父子之賢其何以得此於國人哉粲諸家盡以為餐也予以為作粲粲衣服之粲蓋上文但言緇

衣而未嘗及飲食況以粲為餐又費辭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吐丁反）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李曰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所謂焉辟害者則是不勝其母也不勝其母是不能止也不能止其父母乃所以害其弟弟叔段失其道而公弗制祭仲諫之公弗聽則小不忍以致大亂其所謂畏我諸兄畏我父母畏人之多言

皆所謂小不忍也將仲子兮無踰我里將者請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柳屬也檀彊忍之木也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蓋言祭仲之諫異姓之人與我家事傷害我兄弟也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言無害我兄弟也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皆是此意也鄭氏云無踰我里言無干我親戚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夫親戚即兄弟也其說非也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

我牆卒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彌峻而莊公拒
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
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叚於早而叚之彌強也
不必如此分别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也言祭仲之諫莊公公拒之曰我非愛
惜之也父母可畏仲可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
我諸兄畏人之多言亦是此意
論曰祭仲之諫莊公不以大邑封叚非惡叚也乃愛

段也莊公拒祭仲之諫以大邑封之非愛段也乃惡段也視莊公之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莊公之意欲置段於死地然其曰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蓋段未有大過惡而莊公欲誅之則父母諸兄國人將以我為何如人也惟稔其惡而後誅之彼父母國人諸兄亦不得而有辭此莊公之本意也而莊公不免有克段之名是莊公徒自欺也天下後世不可得而欺也周公嘗誅管蔡矣

而周公初無殺之之意及管蔡四國流言與武庚為亂周公不得已而誅之後世不以周公殺兄之過為不如舜葢以周公本無殺之之意也莊公之於叔段雖封大邑而殺之之意深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穀梁釋之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如莊公之畏父母諸兄畏人之多言故以大邑封之俟其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議也春秋書之見其肺肝矣觀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而觀

將仲子之詩則莊公之惡自見春秋書鄭伯棄其師而觀清人之詩則文公之惡自見蓋不待傳注而知之也

黄曰莊公拒祭仲之諫而不制叔段非愛之也乃所以稔其禍而處之於不可赦之地也以春秋攷之莊公豈以祭仲離間其兄弟而拒之哉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無庸將自及莊公之心術可見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所以彰鄭伯之處心

詩人述鄭伯拒祭仲之辭而君子論莊公拒祭仲之心學者當即詩人之言而考之於春秋則莊公之心可見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李曰左傳云武姜請京使居之即所謂叔處于京是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者即此所謂繕甲治兵是也繕之為言善也大叔繕甲治兵以出田獵國人皆悅之所以有此詩也叔于田巷無居人言叔段出田獵也叔之出田獵而所居之巷如無人非實無其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仁也冬獵曰狩言叔之出狩而巷無飲酒之人豈實是無人哉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好也郊外曰野言叔之適野而巷無服

馬之人豈實無人哉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武也言此皆愛之辭也鄭氏曰叔往田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其義不甚分明歐陽氏已破之矣至於王氏之說其鑿又甚焉不必復辨夫仁之為名豈易得哉孔門之高弟如子路如冉有公西華皆不許以仁列國大夫如陳文子如令尹子文亦不許以仁而叔段乃得謂之仁者叔段豈真有仁哉國人悅之故以此名與之也楊龜山曰先王之道微禮義消亡政教

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必當其是非而毀譽不足攷其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好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有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豈誠有武哉是皆若此而已若揚蝕山之說可謂善矣所謂且仁且好且武自非大聖賢不足以得此名而叔段乃得此名者豈非妄與之乎如揚之水之詩

一章言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二章言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夫桓叔簒弑之人也而詩人以君子之名歸之君子之名豈易得哉而桓叔乃得之亦猶此詩所謂且仁且好且武也唐安禄山史思明唐室之巨賊也而范陽之人謂之二聖夫聖孔子不居而禄山思明何人而得之亦可謂妄與人也　黄講見下篇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

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

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

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李曰大叔之所謂大者葢左氏之所謂京城大叔蘇

氏以為不然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字以别之

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此說非也所謂名詩於大叔者蓋將以別前詩亦猶小雅有小明大雅有大明小雅有小旻大雅有召旻特以為分別爾非有義理於其間陸德明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言叔之多才詩所謂善御善射是也叔之好勇詩所謂襢裼暴虎是也多才如周公然後為善叔之多才果如周公乎好勇如太王然後為善叔之好勇果如太王乎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將見殺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夫多才不如周公而如盆成括則足以見殺好勇不如太王而如子路則必不得其死如羿善射奡盪舟亦皆不得其死然叔之多才勇適所以取禍也義而得衆然後為善不義而得衆亦所取禍左氏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而行其斃必速矣大叔于田乗乗馬車乗駟

馬謂之乘言叔叚往於田獵駕此一乘之馬也叔既善射故其執馬轡如組孔子家語曰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今也執轡如組以見叔之善御也兩驂如舞一車四馬謂之乘别而言之則轅下兩馬謂之服參於兩旁謂之驂服在中驂在外如舞者言如舞之中節也藪澤也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火烈毛氏以烈為行列言衆人皆揚火也具舉者言一時而舉也以見其叚之得衆也襢裼肉袒也裼去裼衣也暴虎爾

雅曰徒搏也此言叚之好勇也論語所謂暴虎馮河是也叔之暴虎進于公所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狃於此爾雅曰狃復也孫炎曰狃復也又曰前事復為也戒者言國人謂叔不當再如此也恐其傷女以見國人愛之之辭也乗乗黄四馬皆黄也黄辭曰黄馬之上色也襄駕也其兩服者皆馬之上駕也兩服上襄言最良之馬也鴈行者驂與駕相次序如鴈之行也貝揚者言一時而揚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良亦善

也忌辭也旣善射又善御以見其多才抑起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乘乘鴇四馬皆鴇也鴇今之烏驄也爾雅曰驪白雜毛曰鴇齊首言馬之齊首也兩驂如手如人左右手之能相佐助也阜盛也慢遲也罕希也言田事且畢則其行馬遲而發矢希也掤箭筩上蓋所以覆矢也鬯弓弢弓也弛弓而納之於弢釋掤而覆矢弛弓而弢之皆言田事且畢也左曰太叔又收貳以為巳邑至於廩延子

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觀此詩
則知子封得衆之言驗也段之不義而乃為衆所歸
則衆歸之者皆不義之徒也漢七國反景帝問爰盎
曰何如盎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
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
對曰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
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觀此詩則知衆
歸叔段皆不義之徒也然此詩所言皆以叔段為義

而序所以刺莊公者王氏曰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而孰敢為不義為不義則衆之所棄也安能得衆哉楊龜山亦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於莊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悅而歸之哉二說皆是如將仲子叔于田不刺叔段而刺莊公揚之水不刺桓叔而刺昭公皆禍之所由生也黄曰管蔡與商人同濟其惡則商人必以管蔡為賢

共叔段與京人叛則國人必以段為仁且武此如安禄山史思明乃唐室之賊而當時之人以為二聖也噫項羽之仁匹婦之仁耳項羽之勇匹夫之勇耳若叔段之洵美且仁且武者亦如項羽之仁且勇歟知伯非賢而謂之賢盧杞非忠而謂之忠亦此類也司馬温公常言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而為善者善無不至挾才以為惡者惡無不至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其為

害豈不多哉大叔多才而不義所謂挾才而為惡者也所謂禮裼暴虎善射善御即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也智伯善射力足技藝畢給而不免於亡是所以為亡之資也盆成括小有才而不免於見殺是其所以為見殺之招也叔多才而不義其亦如智伯之射御足力而行之以不仁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歟然詩人不以刺大叔而以刺莊公蓋亦莊公不防閑於其始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九

謹案卷八第十一頁後六行蘿芃蘭刋本蘿訛萑據爾雅改

第十五頁前五行闖門而與之言刋本闖作側按國語作闖韋昭注闖闢也今據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合驩觸怨刋本怨訛怒據文選改

第三十頁前四行意氣陽陽按陽陽史記作楊楊

第三十一頁後六行史記言晏子之御策駟馬刋

本脫之御二字據史記增

卷九第八頁前四行皇甫士安刊本皇訛黄據晉書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謂之麋麋色在赤黄之閒刊本麋俱訛麋據玉篇改

第十六頁前二行魯昭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刊本訛所不能見者據左傳改

第十八頁後六行大抵只是候也句疑有訛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不能止其父母乃所以害其

弟按詩序作不能止其母此父字疑衍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春秋書鄭伯棄其師按經無

伯字疑衍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魏世鼐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十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七十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

宋 李樗 黄櫄 撰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

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李曰此詩言鄭文公之時有高克注心好利而不顧其君也王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高克既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逺之又不能也於是使將兵而禦狄于竟翺翔河上久而不召惟以此為去高克之上策故公子素惡高克事其君不以禮而文公去其臣不以道所以致師散而將奔是乃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清人在彭在消在軸皆鄭地也清鄭

之邑也彭消軸鄭郊也清人言當時髙克將兵皆清邑之人彭消軸皆所次之地孔氏曰久不得歸又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駟四馬也介甲也言使駟馬而皆被甲也左氏曰不介馬而馳則馬亦被甲也旁旁孔氏以為不得已據二章言麃麃乃是武貌三章言陶陶乃是馳驅貌不應於此乃謂不得已也陸徳明曰旁旁强也當從此說二矛者酋矛夷矛也故謂之二矛重英英飾也言二矛之末有畫飾也喬髙也

二矛五兵之最高也二矛重高故謂之重喬此皆是甲兵之盛而文公委而棄之乃使翺翔於河上至於衆散而後已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王氏曰左旋者軍之左旋而歸也右抽者軍之右抽而退中軍作好者中軍高克所自將也蓋其散最後以高克所自將故也後散者豈誠好於高克而留哉亦作好而已楊龜山以為不然左旋右抽當從舊說左謂御者在左右謂戎者在右中謂將軍居中也左旋謂回旋其車右

抽謂抽刃以習擊刺高克自居軍中之容好貌抽説
文作搯字雖不同其實則一清人之詩刺文公不以
高克為有罪叔于田刺莊公不以叔叚為有罪觀春
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罪可見矣夫慶賞刑威人
主之柄也高克有罪則當戮之於市朝如其罪小則
竄逐之可也何乃委而棄之至於不名乎鄭文公之
棄高克是乃棄其師也後漢耿公為匈奴所圍公卿
以為不宜救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

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何以取將今鄭文公於高克久而不名至於衆散如其後有狄難則文公何以使兵乎其不亡者幸矣

黄曰前輩謂叔田刺莊公不以叔段為有罪清人刺文公不以高克為有罪蓋君之於臣國人以為可用則用之國人以為可殺則殺之豈容有曖昧不決之事哉若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則誅之可也逐之可

也今乃使之將兵而禦敵翱翔而不召是委其國而棄其師也閔公二年書狄人入衛鄭棄其師聖人固明以責文公矣此詩人亦所以不刺高克而刺文公

清鄭之邑也彭消軸鄭河上之地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狄人入衛壓鄭境也於是有河上之戍而高克實將之夫高克平時既不可用而緩急猶可使乎用之則不絕絕之則不用其文公當有處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李曰此詩言古之君子其在朝廷則有稱其服以刺今之不然也羔裘如濡者言古之君子其服羔皮以為裘其色光潤若濡濕然此詩亦與後羔裘詩羔裘如膏同洵信也侯毛氏曰君也鄭氏曰君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毛鄭之意則以人臣

而有人君之德也以人臣而有人君之德其說為難通歐陽曰言羔裘潤澤可以為君朝服按經但謂且侯不應以此爲君朝服如此則所謂直者又如何說王氏曰羣而不黨則宜直致恭而有禮則宜侯侯以順王命為善故也君能直己以順王命則其臣化之舍命不渝矣王氏之說固亦為鑿然又以洵直且侯為君舍命不渝為臣其說難通王氏於此詩皆分作君臣事孔武有力則以為君邦之司直則以為臣三

英粲兮則以為君邪之彥兮則以為臣皆是强生分別也蘇氏曰其裘則光潤其人則洵直且侯其民稱之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則是全以此詩為人君也果是人君則詩人美之不應以洵美且侯為言也韓詩曰侯美也今且從韓詩以侯為美也洵直且侯言其服此光潤之裘信其正直而且美也故其民稱之曰是子也能舍人君之命而不渝也舍處也渝變也處君命而不變信其能見危授命也夫守君命而不

變則如荀息之不食言解揚之授命有死無隕是皆能舍命不渝故也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蓋非君子則不能守君命而不變故必君子之人然後可以稱其服也羔裘豹飾者言以豹皮為飾也孔武有力者言其人之甚武而有力也亦猶簡兮所謂有力如虎不必如賁育然後為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民稱之曰是子也一國之人言以為直也如汲黯之

徒是也羔裘晏兮毛氏曰晏鮮盛也三英粲兮此最
難攷毛氏曰三德也鄭氏以為剛克柔克正直此盖
牽合於三之數而為此說也歐氏曰六經所載三數
甚多茍可曲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然歐陽之說又
曰三英粲兮當是述羔裘之美此說亦不然據次章
言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尚可以為豹取其孔武有力
上章言洵美且侯安得以謂述羔裘之美乎程氏曰
粲光明貌三英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儀制度非三

德也程氏只是臆度如此畢竟不知為何物當闕之以俟知者鄭謂英者裘衽出縫綫之飾衽則後有三故曰三英彥者美士也且人君之命其臣使之衣其衣服豈徒為是觀美哉蓋必有其德而稱其服也如其徒為觀美則無異於土木偶人而被以冕弁衣以文繡其有補於國家者幾希古者冠圜冠者則知其天時履方屨者則知其地形佩環玦者取其事至而能斷服是服者非可以無其德也且以深衣觀之制

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以深衣觀之乃知古者制衣服必有象也是以舍命不渝方可以稱其羔裘如濡孔武有力方可以稱其羔裘豹飾邦之司直方可以稱其羔裘之晏今乃不然此詩所以刺之也朝野僉載曰唐之朱紫滿朝皆無德時人以為麒麟楥葢言脫去衣服飾其中楞然無有故知人臣之服飾不可不稱也

黄曰召南之在位者化文王之政而能節儉正直故詩人作羔羊以美之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美其能稱是服也鄭莊公時朝無賢人而徒盛其衣服故詩人言古之君子有其服必有其德以風其朝而愧其在位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寁市坎反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䰼兮不寁好也

李曰遵循也路道也祛袂也此詩言君子之去國人欲於道路之中執其袂而留之也摻執子之手亦是言執其手當留之也王氏謂是大路言君子循道以去其君此本無是義理王氏强生義理於其間也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者速也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無我魗兮不寁好也言君子不醜我也鄭氏曰魗亦惡也我所愛惟願子之不速去也故曰不寁好也鄭氏曰不寁故也言我乃以莊

公不逮於先君之道故也王氏則謂國人留君子之言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好之宜忘其醜此於文勢皆不相貫難信其說詳觀此詩乃是國人見君子之去則欲留之也序乃謂國人思望疑非詩意毛鄭則謂思望君子於道中此說亦非也以國人之留君子如此而莊公乃任其去而不留之以此知古之君子以民之心為心故其用人皆合民心後世不以民之心為心故其民之所留而去者人君乃不之恤可勝

歎哉

黄曰此詩是君子去國而國人欲留之之意執其袪執其手而惟恐去之之速也古者人君之用人皆必察於國人之好惡而今國人皆欲留之而莊公不能用而失國人之望矣噫用人以望徇衆嚮也國人思望而莊公棄之吾見莊公非特棄賢而亦失國人之心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

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李曰此詩言古之賢大夫於其妻不悅其色而賢婦之於其夫又不以色取愛皆相勉勵以悅有德而刺當時之不然也女曰雞鳴至明星有爛此蓋夫婦相

告語之辭女既曰雞鳴士又曰昧旦於是皆興而起
其興起而視之也則視夜之如何見明星之爛以見
其夙興也旦未明曰昧旦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
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毛氏謂閑於政事則翱翔習射此說非也將翱
將翔弋鳧與雁此蓋是婦人勉其夫往取鳧鴈而歸
以為食是也加者加豆之實也宜者言所以弋鳧鴈
將以為加豆之實而與子共肴也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鄭氏謂宜乎我燕樂賔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歐陽氏以為不然賔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與子者皆婦人謂其夫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言御其琴瑟莫不安好之是夫婦相愛之意也知子之來之此章言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也知子之來之我則雜佩以贈之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知子之和順也我則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禮記曰凡以苞苴簞

笥問人者左氏曰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則知問皆遺之意也知子之和好也我則雜佩以報之正序所謂說德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人能以好德之心而易其好色之心則可謂賢矣然此其難事況所謂婦人者方顧以色求媚人而乃不以色愛於其夫而說德豈不甚難乎雞鳴之詩謂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曰雞鳴矣乃是蒼蠅之聲亦猶此詩既曰昧旦矣而明星尚爛然也雞鳴

之詩賢妃之佐人君也女曰雞鳴之詩賢婦之佐君子也惟其人君有賢妃故不恱色而急於親賢故曰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惟為士大夫有賢婦故不恱色而急於賓客故下文又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葢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資内助以成也黄曰齊雞鳴之詩思賢妃之配國君女曰雞鳴之詩則言古之賢婦以刺時人之不恱德而好色也子者皆婦人告其夫之辭言古之婦人與其夫相警戒而

不敢自暇自逸勉其早興往取鳧鴈以為中饋飲食之具以遂其燕飲歡樂之意其末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之遺之報之是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以成其德也言古之婦人如此以刺今之不然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如字又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李曰左傳云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師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所謂太子忽有功于齊也又曰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

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則是齊侯以女妻太子忽也此詩言齊女賢而不取恐只是後之所謂請妻者若謂齊侯以女妻鄭太子忽乃是文姜又安得為賢乎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者據鄭莊公卒太子忽立宋人乃執鄭祭仲出忽而立突突雍姞

之子也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宋人執祭仲而立突是突得大國之助而忽無大國之助所以見逐詩人推原其見逐之由蓋本於辭齊之昏故詩人作以刺之也歐陽則謂卒以無大國之助所以見逐移於山有扶蘇之詩以所美非美然移於此詩蓋歐陽徒見卒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詩中本無此意也以詩考之所謂卒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者乃是國人推原其見逐之由不必求於詩中也今且從本序有女同

車顔如舜華士昏禮曰壻御婦車授綏則是昏娶之時夫婦同車也忽不昏於齊而謂之同車者欲其如此也同行行道也亦是同車之意王氏則謂忽之小廉適足以致大亂也此詩所以刺之也而又謂下文乃是孟姜盖王氏則於同車同行之説不通故為此説舜木槿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月令仲夏之月木槿榮是也顔如舜華言顔色如木槿之華也鄭云今謂之朝生暮落花

英亦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言其翺翔之間所佩者瓊琚之玉言其行步中節也將將佩玉聲也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而且都也都亦美也亦訓為閑閑習容儀也司馬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則以都為閑傳又曰雍容閑雅甚都顏師古曰閑美之稱也鄭風有女同車詩曰有女同車洵美且都則知以都為閑也山有扶蘇曰不見子都則知以都為美也德音不忘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言其有美譽也

論曰嘗觀自古賢人君子亦有辭昏者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又欲妻鱄不疑固辭不敢當若二子者可謂善避禍者矣卒之霍禹謀不軌霍氏之壻如鄧廣漢范明友皆不得其死然則知辭昏若二子者然後為善也劉鱄之辭昏乃免於禍忽之辭昏乃所以召禍故王氏曰娶大國賢女以其有助則無國家之難矣忽不務此而辭之以為廉終至於公子互爭而兵革不息國人皆不得保其室

家也

黄曰桓六年云見李講以理觀之若太子可謂知道故左氏亦記當時君子之言曰善自為謀則是太子忽之不昏於齊宜詩人之所美也而今反以為刺豈非以其為祭仲所逐而無大國之助詩人因為之惜乎或曰文姜非賢女其歸於魯桓公而成魯國之亂安得謂齊女賢而不取乎意此詩所謂齊女非文姜也不然則詩人之言何惑之甚

山有扶蘇 如字又音踈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李曰言忽之所美者非所當美也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扶蘇小木也荷華芙蕖也橋松木也游龍紅草也爾雅曰紅蘢古其大者其名蘬即游龍也毛氏則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小大各得其宜也其說未盡蘇氏則以山有扶蘇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

隰有荷華喻忽置美徳者於下位鄭氏於上章既如此說下文又以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其說可謂勞矣蘇氏則以鄭氏之說為非蘇氏以謂扶蘇生於山其居非不髙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花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其說與鄭氏亦不甚相遠即目瞭之論也此詩大意只是山之有木隰之有草可以為榮為太子忽者國乃無人何以為國之光華若如此

說豈不簡而易明乎都美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言不往見子都美之人乃反見狂醜之人也且結語之辭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不往見子充良之人而乃見狡猾之童也言其不別美惡

論曰自古人君雖甚愚亦皆知用君子則可以致治用小人則可以召禍然每至於危亡者蓋以君子為小人小人為君子也唐德宗以姜公輔為賣直以盧杞為忠李泌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之此其所以

為姦邪也夫姜公輔天下以為君子也而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以為大姦也而德宗乃以為忠是皆以忠為佞以佞為忠也此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蓋皆所美非美也

黃曰此詩古今之説皆失其義予考詩人之意蓋以為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今昭公不見子都子充而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美者非

所當美而反以小人為君子也漢武帝賢公孫弘而愚汲黯唐德宗以盧杞為忠以姜公輔為賣直皆是此類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匹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李曰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也君弱臣强專命自恣不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蘀兮蘀

兮風其吹女七月之詩曰十月隕蘀落葉故謂之蘀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言蘀之落也必待風之吹猶臣之和也必待君之倡故下文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者蓋是詩人指羣臣而戒之曰叔兮伯兮汝羣臣和之則在乎君倡之汝今則不然何也君天道也臣地道也乾為大始坤作成物乾以始之坤以終之君行於上臣從於下亦猶乾坤之終始也今也臣之行事而乃不禀命於君是專命也春秋凡書遂者皆譏大

夫之專也事之小大不同皆書之者以謂一萌專命
之心是有無君之意其禍必至於不可勝言矣故魯
之三家齊之諸田晉之六卿所以有簒弒之禍也
黄曰人臣之事君如婦人之從夫其義不可不順故
夫倡而婦隨君倡而臣和者理之當然也事不出於
夫而出於婦則其家必亂事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則
其國必危故易之乾君也坤臣也乾取其健坤取其
順臣不敢以先乎君也魯之政出於三家晉之政出

於六卿齊之政出於田常則有篡弑之禍周之衰也事不出於天王而出於諸侯漢之衰也事不出天子而出於强臣唐之亂也事不出於昭宗而出於朱全忠此危亡之證也今昭公微弱而為祭仲所專此詩人所以悲其將亡而為之嗟歎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李曰權臣指祭仲也祭仲專廢立之權故謂之權臣也彼狡童兮狡童指鄭忽也以忽為狡童豈人君之事所當然哉程氏曰作詩未必皆聖人當時所取者但取其意止於禮義聖人所取未必然如此君以狡童頑鼠此說是也不與我言兮言不能與賢人圖事也不與我食兮言不與賢人食也王氏曰不與我言是不與我治天職也不與我食是不與我食天祿也此說是矣然又謂弗與治天職食天祿所謂賢人者

亦可以已矣而至於不能食息者何哉忽猶足與為善也此說非也鄭忽豈足與為善哉既以為狡童則其不足與為善也明矣詩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使我不能息兮蓋民言鄭忽不與賢人圖事我是以憂其滅亡而不能餐息也楊龜山曰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禄義也弗與食天禄故至不能食弗與賢臣圖事則其憂甚矣故至於不能息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黄曰說者以狡童喻昭公盖詩人疾之之辭夫詩人至於疾其君而以狡童目之豈敦厚之意哉少南以狡童目祭仲此說甚善夫昭公微弱而爲權臣擅命尚足謂之狡童前詩謂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謂其不親近賢人而好任小人也故此詩之意以爲昭公惟彼狡童之與言而不與我言惟彼狡童之與食而不與我食昭公信任權臣而至爲權臣擅命此賢者所以深憂而食息不能安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李曰狂童恣行謂忽與突也蓋謂忽立未及年而突

逐之突立四年祭仲逐突而立忽其後交爭不息國

人欲得大國以兵加鄭正其是非庶可以定也子惠

思我褰裳涉溱溱水名說文從水從秦出鄭國洧說

文曰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二水皆在鄭之境内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是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鄭氏謂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以往告難也歐陽以為不然謂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哉歐陽以謂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而行溱洧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此說為

善王氏蘇氏皆與歐氏同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子苟不思我不來吾國豈無他人來正我哉此盖鄭人怨諸侯不相救正故為此辭也鄭氏謂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詩中本無此意鄭氏蓋臆說也豈無他人鄭氏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皆非詩人之意他士猶他人也王氏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蓋望乎大國之君大夫既不可望則又思其微者故又曰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此蓋泥於文字章句之末

不可取也狂童之狂也且言大國既不救已而狂童之狂甚矣亦無可奈何也

黄曰忽突微弱不能自存而祭仲恣其狂狡之行擅廢其君之權弄其君於股掌之上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而怨諸侯之不我救也曰褰裳涉溱謂大國若惠而思我則但褰裳涉溱揭衣以渡溱水而可以至矣言甚近且易而大國之不來也曰狂童之狂也且言大國之不能正已則狂童之狂日甚以見權臣擅

命而舉鄭國無如之何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

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衣錦如字一音於記反褧苦迥反裳錦褧

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

駕予與歸

李曰昏姻之道缺者蓋言嫁娶之禮失男子親迎而

女子不肯從之故曰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取譬於陰陽者以明男女之非禮也夫婦猶君臣也君不倡而臣和非禮也君倡而臣不和亦非禮也男子不親迎而女從非禮也男親迎而女不從亦非禮也子之丰兮此詩蓋是當時婦人辭也男子親迎則女子有他志而不從其終也又悔而欲從之故上二章則曰悔予不送兮悔予不將兮下二章則曰駕予與行駕予與歸蓋是悔而欲復從之也丰滿也左氏曰穀也豐下之類是也俟我乎巷兮言男子親迎俟

我於巷也巷門外之道也悔予不送兮此蓋言舊時來迎已已不從之今則悔其不送也子之昌兮昌盛也如猗嗟昌兮之類是也俟我乎堂兮亦是親迎也孔氏曰士昏禮主人揖賔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賔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人從降自西階則是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鄭氏以堂為棖棖門梱上木不必如此說悔予不將兮亦是不送之義也衣錦褧衣庶人嫁者之服也褧

禪也錦衣加以禪縠言被此衣服汝叔兮伯兮再乘
車來迎巳則嫁而與之同行同歸也觀此章則鄭風
俗可見矣始也男子親迎女則不從其失正也如此
及其終也巳失身於他人欲復從昔日親迎之男子
其失正也又如此此詩所以刺之也叔兮伯兮孔氏
謂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
之行矣此說是也王氏謂叔兮伯兮駕予與行駕予與
歸者謂壻親迎之叔伯以女悔而不隨故但相與駕

而行以歸也其論叔伯既已失詩人之意而其論駕予與行駕予與歸之義又非詩人之意不可從也黄曰有天地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婦人之從夫者天地之義也而從之不可以不正茍以正禮求我若之何不從哉故丰之一詩皆言女子不從於始而悔之終也夫男行而女不從雖非所以為禮然不猶愈於淫奔之風乎而詩人遂曰刺亂者葢天下之事不從之於此者則從之於彼親迎正禮而女不從

非不從也志在淫奔而不知正禮之當從也及至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則未有不悔之於終者詳觀此詩乃女子為淫奔所誤故思其初而悔其不從正禮之為禍其曰刺亂也固宜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力於反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李曰墠除也阪說文曰陂者曰阪茹藘茅蒐也李巡

云一名茜可以染絳此詩最難曉毛氏則以東門之墠為一說以茹藘在阪為一說至於下章亦以東門之栗為一說以有踐家室為一說其說以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至於東門之栗則以謂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踐室家之内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為昏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詩中所言不可分而為二也鄭氏則謂東門之

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物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此雖以兩句為一說然其說則不可以從也王氏則以謂東門之墠言以禮則平易茹藘在阪言以道則阪險蘇氏則以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為譬喻以東門之栗有踐家室為非譬喻其說皆難取信詳觀此詩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東門之墠言東門除處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藘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其人甚遠亦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皆是言人不可犯也鄭氏言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遠曲說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者蓋言欲采東門之栗當踐室家而後行亦言甚難也豈不爾思言我豈不思爾哉蓋以禮不可犯而我不敢就也即就也詳觀此詩蓋是漢上游女之流確然以禮自守不陷於淫奔之欲故詩人思其

人也若此說其義曉然矣

黄曰此詩蓋剌今淫奔而思古之正女如見漢水之廣者自無泳之之思見江水之永者自無方之之思室家之情人所不免特畏禮義而不敢奔耳東門之墠雖易至而茹藘在阪為難及女子之室雖甚近而禮義之不可犯則若甚遠一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

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李曰風雨淒淒而雞鳴喈喈然不失其和以譬君子居於亂世而不改其度也瀟瀟疾也膠膠亦如喈喈如晦言其昏晦也此詩皆以雞鳴喻君子之度也當今之世無此人也茍見君子則云胡不説故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悦也瘳愈也言如病之愈也

論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虐政亂世

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葢非亂世則無以見君子之難也常人之情隨世變遷治世則為善人亂世則為不善之人其所行皆因俗而改君子則不以夷險改其心故其所行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葢不如是無以見君子之髙節也不有瞽瞍之頑無以見大舜之孝不有管蔡之流言無以見周公之忠不有安史之亂無以見張廵許遠之節且以孔門觀之陳蔡之厄如子路則愠見子貢則不免有所疑惟顔子與

夫子同志夫孔子之門尚且如此況其餘乎

黄白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善論人者當於衰亂之時觀之糧不絶無以見夫子巷不陋無以見顔回若談仁論義於閒暇之時變節易慮於緩急之際則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矣今日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意當時之士皆隨世俛仰而無歳寒之操者也噫顛沛而不違仁然後為仁之至舉足而不忘親然後為愛親之篤此詩人所以思君子於衰

亂之世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他羔反又敕彫反兮達兮在

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李曰衿領别名也青領也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

母在衣純以青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者盖言學校不

修青衿分散不在學校故悠悠然思之也鄭氏謂學

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若如鄭氏之說則學校之中猶有留者未得為盡廢也故歐氏不從其說程氏謂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思其說以謂我心悠悠謂賢者悲傷當時如此然亦不如歐陽氏以為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相見而相思之辭耳二說為長嗣音毛氏以嗣為習謂習詩樂王氏亦謂嗣弦歌之聲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故嗣音不可忘也

此說不如鄭氏以為曾不嗣續其聲問遂相棄乎青青子佩佩玉也青青者衿之組綬也其意亦與工章同王氏曰衿在上佩在下青青子佩者則又思其次也嗣音不可見矣子寧不來則又望其次也此皆鑿說也挑兮達兮挑達說者不同毛氏以為往來相見貌歐陽則以為挑達城闕間日遊遨無度也程氏則以謂挑達輕躍放恣不事於學則遊遨城闕而已許慎則又謂挑字作㚖又以達為行不相遇也王氏則

挑為佻字讀以達為撻字讀其說之不同如此王氏以為誘挑開達之事乎王氏又謂在城闕者學校廢於鄉黨也皆是鑿說其說難明毛氏以為往来相見而下文曰不見何緣謂之相見乎程氏之說與歐陽同今且從程氏歐陽之說在城闕兮言城上有高闕居此遊遨而候望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氏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王氏亦從其說夫禮固是不可一日廢然詩人之意只思朋友之言一日不見如三

月之久也

論曰學校者教化之本原也王氏解此詩其義最詳自三代之學以下數百言其學者致爪掌之力而固執之龜山力辨之矣至謂人之行莫大於孝此乃人道未至於天道夫子矜之所刺盖傷人倫之廢其於人道天道分而為二盡子道則人倫之道盡矣盡人道不能盡天道則天道果何物哉學者雖多徒亦贅矣此詩所刺學校之不修矣其後又有毁鄉校者夫

學校不修生徒不在與夫毀鄉校者無以異也然不修學校猶可言也毀鄉校不可言也告朔之禮雖廢孔子以為不可去餼羊明堂之政雖廢孟子以為不可毀明堂觀此則知此詩之意也

黄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古者學校修則學者於此藏焉修焉今鄭人學校不修而學者失業故此一詩皆是學者朋儕分散思念相責之意夫僖公修泮宮而魯人頌之鄭

之學校不修其刺也宜矣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李曰觀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然則知忽之無忠臣良士也惟其無忠臣良士雖有如無也故序

以爲無忠臣良士焉韓退之送温造序曰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之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䆁之者曰夫所謂無非無馬也無良馬也知無馬爲無良馬則知無臣爲無忠臣矣左襄廿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觀此所謂無人則知此詩亦無忠臣矣忽不能任賢使能使在朝

者不見信所信者皆小人安得不謂之無臣邪揚之水不流束楚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激揚之雖束薪束楚亦不能流矣以譬忽之失衆雖令之而不肯聽也所以然者以忽之偏信故也終鮮兄弟者言偏信則衆皆疑之終少兄弟言不見親暱之人也惟予與女惟予二人者蓋指當時所信之人此可得知其人也迋誑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蓋言其以小人為可信然也

人皆是廷女也不以小人為不足信此所以忽之無
忠臣良士也
黄曰師慧過宋見李講此所謂閔無臣者非無臣也
無忠臣良士則雖有如無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嘗觀漢武帝時淮南王安為反謀且曰漢廷大臣
汲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則其視公孫弘若無之也吁漢亦幸其有汲黯
哉鄭亦不幸而無如汲黯者哉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十